

马燕红的世界 戚鸣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

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育名人

体育名人列传



马燕红的世界

戚鸣 著

责任编辑: 刘进元

封面设计: 吕敬人

马燕红的世界

戚 鸣 著

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出 版

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$4\frac{24}{36}$ 印张 4 插页 90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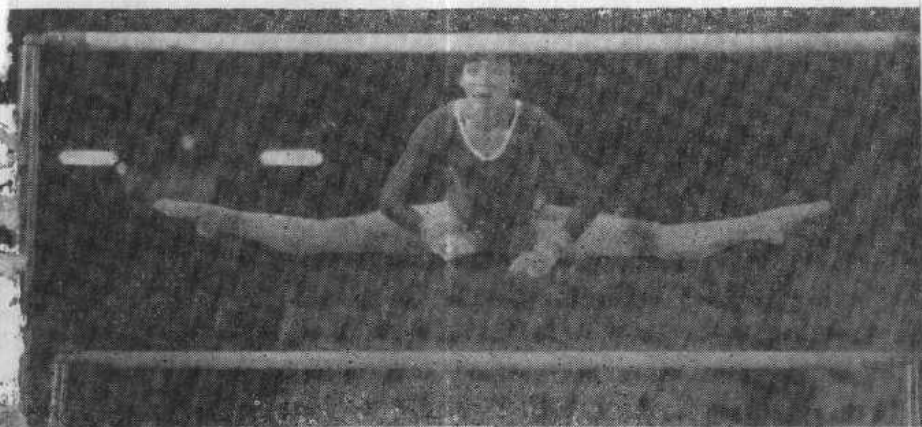
统一书号: 10015·24

定价: 1.40 元

① 也许，
马燕红正在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吧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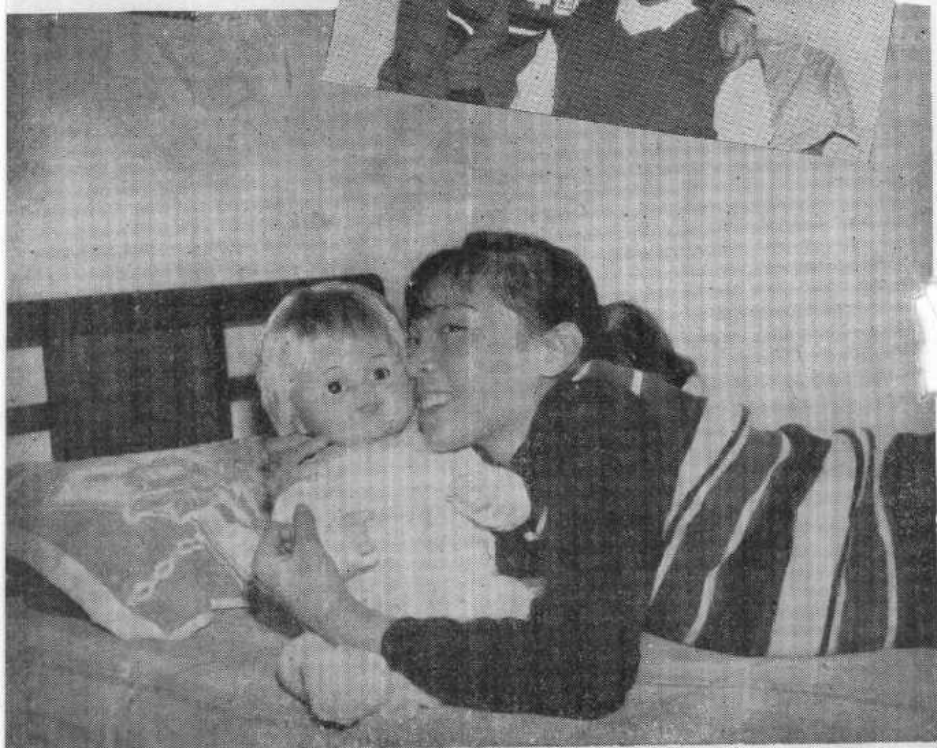
② 她永远也忘不了高低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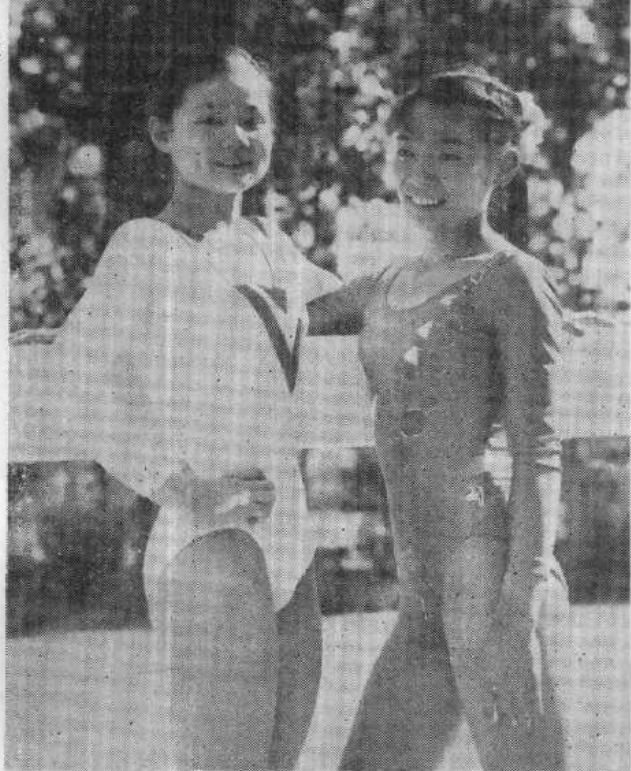
③ 周济川——他为培养
马燕红付出了无数心血。

④ 父女

⑤ 马燕红一定喜欢这个洋
娃娃。



⑥马燕红和文佳
是好朋友。



⑦女队员的“妈妈”
——陈孝彰教练。





⑧ 妈妈，告诉您一个秘密。



⑨ 和美国明星雷顿在一起。

第一章

清晨四点，曙色熹微，古城北京还在沉睡之中。三月底，如果天大亮的话，你会看到路边的杨柳已经泛青，庭院中的榆叶梅结满了花苞，给初春涂了一抹粉红。而此刻却正是天色朦胧的时候，周围的一切颜色都显不出层次，只是让人觉得柔和与温馨。偶尔，一辆汽车轻轻地驶过路面，轮胎摩擦的沙沙声划破了拂晓的宁静。

北京友谊医院乳白色的产房里，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。

灯光下，医生拎起婴儿两只小脚，在屁股上轻轻地打了一巴掌，“哇——”哭声破窗而出，撕裂了宁静的晨空。星星还在眨眼，闪烁闪烁，宇宙时刻在关注着人间。

产妇陈俊茹轻轻地松了一口气，挂满汗珠的脸上露出无限欣慰：听，孩子这哭声多嘹亮，还带着胸腔的共鸣呢，一定是个男孩儿！是啊，准是个男孩儿。早早儿的，这孩子就在肚子里踢腾了，是个好动的小家伙。幸福的母亲微笑了。昨天，邻床的那位孕妇还跟她开玩笑：“如果你再生个女孩儿，我再生个男孩儿

的话，咱们就交换。”那个时候的母亲，谁不愿意儿女双全呢？

好象故意和陈俊茹的思想作对，医生说：“女孩儿，6斤4两。”医生并不明白产妇的心思，把过了磅的婴儿包裹起来，同时把这句话送进陈俊茹的耳朵。

陈俊茹一愣，什么，女孩儿？怎么会呢？应该是个男孩儿才对呀！

刚刚来到人世的婴儿，她根本不懂妈妈的心思，刚睁开眼睛，还顾不上打量一下这个世界，便大声地哭起来。她饿了。不知怎么搞的，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她总是饿，总也吃不够。饥饿恐怕要伴随着她，走过一段漫长的人生历程。

母亲把奶头塞进她的嘴里，她不哭了。

在同一个时刻出生的小生命里，她最先睁开眼睛。一双大大的、黑黑的眼珠顾盼左右，好象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好奇。母亲乐了，多好看的小姑娘！红红的、嫩生生的皮肤，将来肯定白晰（都说小时候红，长大就一定白）。黑亮的大眼睛，占据了面孔的主要部分。粉红色的嘴唇有力地吸吮着奶头，母亲的心里一阵颤动，此刻，她和孩子的命运已经紧紧地连在一起，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她们分开了。邻床的产妇脸上也笑开了花，说：“咱们可是说定了，我生的是男孩，换了！不能说话不算数。”陈俊茹笑着摇头，把女儿轻轻地揽在怀里，不换了，不换了，女孩儿就是女孩儿，多可爱的小东西啊！

大眼睛，我长了一双大眼睛，它们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的欢乐。只要妈妈抱我出去，叔叔阿姨就会围上一大圈，争着抱我，亲我，因为，我长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幼儿园的阿姨也特别宠我，表演节目总是让我演主角。抹上红脸蛋，涂上红嘴唇，我爱美，觉得好看，直到演出结束也不肯把脂粉洗掉。回到家还要把跳过的舞，唱过的歌再演给爸爸妈妈看一遍。虽然那时候我很小，但我的心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是一个骄傲的公主。我总觉得，因为有我，爸爸妈妈一定也非常自豪。一次，爸爸回家很晚，我一定要等他回来看看我的红脸蛋，无论妈妈怎么哄我，我就是不肯洗脸。最后，竟带着满脸油彩睡着了。

现在我想，那天夜里我一定做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梦。我变成了一朵红艳艳的花，周围飞舞着数也数不清的蝴蝶。

幼年时期，我简直是在舞台上度过的。到处都是我的舞台，公共汽车站，街道上，胡同里，只要遇到爸爸妈妈的熟人，人家叫我跳个舞，我马上就跳。我不懂害羞，喜欢“表现自己。”我认真地边跳边唱：“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，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，多么温暖，多么慈祥，把我的心儿照亮……”这是个西藏歌舞，最后有个“巴扎嘿”作为结束，我双手一摊开，左脚向前迈半步，脚尖朝上一翘，深深地一

鞠躬，行了个藏族礼。那份认真劲儿，总要把叔叔阿姨逗得哈哈大笑。

在家里，每个周末我都要给爸爸妈妈表演节目，这好象已成了例行的定规。如果妈妈这时还在收拾家务，我就会大喊大叫，命令她停下：“妈，别干了，快看我演节目呀！”直到她两手放在膝盖上，在椅子上坐好，我才满意地回到“后台”。我的“后台”是用壁厨隔开的。姐姐给我报幕，节目总是那几个。新疆舞、西藏舞，《红灯记》什么的。我百跳不厌，百唱不烦。其实，爸爸妈妈看得都能背下来了。爸爸很理解我，总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耐心，在节目结束时，立刻笑着鼓掌助兴。不过，妈妈却总忘记鼓掌。不鼓掌可不行！我撅起小嘴、扭着身体嘟囔着：“你干吗不鼓掌？真是的，干吗不鼓掌？人家跳得多卖劲儿呀！”这时，妈妈就会马上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同时鼓起掌来。我便得意地笑了。我要的是，爸爸妈妈都爱我。

那时，我在家里是绝对的主角。就像所有的行星都围绕着太阳那样，大家都得围着我转。为了扮演李铁梅，我让妈妈给我梳一根独辫。时间长了，“李铁梅”的大辫子成了我的固定发型。每天早上，我都对着镜子，手里拿着铁梅的剧照，看妈妈给我梳辫子。

“不象！不象！右边头上要先扎个红头绳，你忘了？重梳！”妈妈只好依着我，拆开头发重梳。非得跟剧照上的铁梅分毫不差，我才满意地站起来，将那根又黑又粗的辫子捋到胸前，一手攥着中间，一手搅着辫

稍唱起《红灯记》：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。虽说是，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……”唱完这段，再唱另一段。最后，还要举起红茶杯当做红灯，来个亮相：“……我也要挑上八百斤！”

童年，我总是唱呀，跳呀，到处是赞许的目光。我自己也觉得，我是世界上最受宠爱的小姑娘，也是最能得到满足的一个。至少，我与姐姐相比是这样。

岂知，大千世界如此辽阔，儿童的乐趣变幻无穷。在我们这个地球的另外一些地方，丰富多彩的电子游戏世界正在催化一代新人，他们的志趣和爱好，聪明和才智，正在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的熏陶。马燕红还不知道，她的同龄人中，正开始一种新的游戏，直到她长大成人才第一次看到，世界并没有都搞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并非只有李铁梅和“巴扎嘿”。

那是在美国。1979年，她第一次参加世界体操锦标赛，并为中国争得第一块金牌的时候，她第一次看到了儿童玩的电子游戏。

比赛之后，世界冠军马燕红在所住的饭店二层，第一次走进电子游戏厅。五颜六色的灯光显示器，象无数只眼睛，在周围不停地眨动着。这里是一个充满奇幻的世界，不时从这儿，从那儿爆发出一阵阵笑声。马燕红眨着大眼睛，前后左右地环顾，在大厅里走走停停、停停走走。她十五岁了，此时，惊奇万分又不

知所措。神奇的玩具，是她童年时连做梦也想象不出的。她足足玩了六个小时！只有这时，她才意识到，自己童年的乐趣固然令人难忘，却又是多么单调。虽然她一时沉醉在奇妙的电子游戏中，但是，她并不怪自己生不逢时，生不逢地。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疼爱超过所有的父母，他们愿意把整个世界都给自己，但是，他们又做不到。因为爸爸妈妈不可能有很多钱给她买玩具。

小时候，她家住在和平里。妈妈从幼儿园接她回家总是从东直门坐18路汽车，然后在北新桥换13路。那儿有个商店，下车后，妈妈总是抱着她走进那家商店。穿过商店去换车，道要近些。商店里有许多玩具，小燕红看到玩具就不肯走，要这个，要那个，妈妈只能给她买小皮球。可是她把嘴撅得老高，她要三个轮子的小车，红红的坐垫、亮晶晶的镀铬的扶把。同院的小朋友有一辆，可她不肯给小燕红骑，她也要妈妈买一辆。但是，不知要了多少次了，有时又哭又闹，甚至坐在地上不起来，妈妈却就是不给买。小燕红坚持不停地闹，一进这家商店就哭，就喊：“我要小三轮车！我要小三轮车！”以后，妈妈干脆不抱她进商店了，宁愿绕道，多走些路去换车。

妈妈何尝不想满足女儿的愿望呢？可是没有钱呀！两个双职工，普通干部，一个人月工资五十元，一个人只49块5，两个孩子上托儿所，还得给家里的老人寄钱。买个小皮球妈妈还得算一算呢，哪挤得出

钱买小三轮车呀？当多少年以后，家庭生活富裕了，想起那时没能使小女儿如愿，母亲的鼻子总是发酸。每当看到孩子们骑着小三轮车在道路上奔跑，当年在那家商店里的情景总是浮现在眼前。母亲真想再买一辆小三轮车让燕红骑着玩玩，但小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小三轮车失去了以前的诱惑力。为了小燕红，母亲没少流泪。

母亲生下小燕红56天，就抱着她上班了。在哺乳室里，小燕红总是闲不住，刚会走，她就从这个床蹦到那个床。阿姨一会儿瞅不见，就摔个大乌眼青。母亲心疼得不停地哭，小燕红反倒给妈妈抹眼泪。母女情深，女儿虽小，但她也知道心疼妈妈。

一岁半，母亲就把我送到幼儿园整托。

我不愿去幼儿园，又无法抗拒母亲。所以每当汽车一开到酒仙桥（那里离幼儿园还有两站地），我的各种毛病就都来了：要吃油饼，要吃炸糕，非要妈妈下车去买。明知无效，但这种把戏每个星期一都重复一次，连车上上早班的叔叔阿姨都笑我，这孩子奇了，只要一到酒仙桥她准闹！妈妈紧紧地抱着我，就是不下车。没办法，车又开了，把我的那一点点希望关在车外。我总是感到绝望，又要好几天才能回家！

每次妈妈送我进幼儿园，一放下我，扭身便往回走，连头也不回一下。我多希望妈妈能看我一眼我有多么可怜！一次，我挣脱阿姨的手去追妈妈。我撒开

两条小腿追呀追呀，把追赶我的阿姨甩得远远的。可妈妈比我跑得更快，等我追到车站，妈妈已经上了汽车。咣当一声，车门关上了，汽车开走了，妈妈也就看不见了。望着远去的车影，我抹了抹眼泪，扭头又往幼儿园跑。追在后面的阿姨见我扭头往回跑，就大声喊我，要拉住我。我甩开她的手，自顾自地往回跑，我谁也不想理。这个世界真不公平！等阿姨气喘嘘嘘地跟回幼儿园，我早已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。

我不懂，我为什么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在家，多一些时间不行吗？哪怕是多一天也好啊！星期天，那是多美妙的日子！爸爸总是带着我和姐姐去地坛公园打秋千。我最喜欢打秋千，爸爸在底下推我，我用两只脚使劲蹬。很快就蹬高了，我大喊着：“爸爸松手，让我自己来！”见爸爸松手了，我就越来越用劲地蹬，蹬得老高老高，看着对面的小树杈，心想，我要蹬得跟它一样高才行！有时，秋千荡得要和横梁齐平了，爸爸脸都吓白了，大声叫我：“小红，停下来，留神摔着！”我偏不理爸爸，让他喊去吧！攥着秋千链条，看着爸爸急得冒汗的脸，我开心地笑了。等秋千荡低了，我又开始蹬起来，任风吹拂面颊，我高兴极了，直到玩累了才停止摆动。爸爸把我抱下秋千，提着的心才算放下来。为这，他总是奖励我一巴掌。不过，那是轻轻打在我屁股上的。我仍沉浸在愉快之中，一点儿也不觉得疼，一点儿也不怨他。

别看爸爸说我不听话，我可不怕他，我知道他喜

欢我的勇敢精神。我心里暗自以为，爸爸不喜欢姐姐，她玩什么都没个长性。玩够了，回家的路上我总要爸爸给我买糖葫芦：“爸爸，咱们到银行借钱买糖葫芦吧。”

我知道爸爸身上没钱。我一要吃的，爸爸总说：“没钱呀，咱们得到银行去借。借钱是要还的，所以不能借多了，不然没的还呀！”

“好，只借买三根糖葫芦的钱。”

爸爸总是到银行“借钱”给我买吃的，而且一次也只借一两块钱。直到我长大了才知道，那时爸爸妈妈的工资都少得可怜，每月发了工资就把那一点点节约下来的钱存入银行，用的时候再去取。这样虽然麻烦，却能有计划些。尽管我那时没吃过巧克力，可只要有秋千，有糖葫芦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唉！可惜这种欢乐，一星期只有一次。幼儿园当然也有好多有意思的节目，可在那里得睡中午觉。

我不喜欢睡午觉，总也闭不上眼睛，老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。我想看看外面的树上是不是有只小鸟，想看看天上的云彩是不是象一群绵羊，我也想跟别的小朋友眨眨眼睛。可是，阿姨手里拿着一个针管，看着我们：“快闭眼睡觉，谁不闭眼，就给谁扎针！”我害怕扎针，只得闭上眼睛，并且尽量使眼皮不颤动。不然，阿姨就会站在你床边，还要把注射用的针管挂到你的床头。如果那样，我更睡不着，眼皮也就会管不住地颤动。我恨睡午觉，也恨那个针管。

我盼望着星期六快点儿到来。可以说，我的时间概念是从“今天是星期几”形成的。星期一上幼儿园，星期六妈妈会来接我回家，那是最激动、最兴奋、也是最着急的时刻。特别是看到别的小朋友被接走，而我还坐在小椅子上时，心里就更着急了。

一次，不知妈妈为什么总也不来，我成了最后一个没被接走的孩子。阿姨要下班，把我托给传达室看门的老大爷。我真生妈妈的气，双手托着腮，坐在椅子上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户，孤苦伶仃地等妈妈。我心里想着，只要妈妈一来，我一定要跺着脚跟她嚷：“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接我？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接我？”

天慢慢黑了下来，老大爷出门打开水去了。我一个人坐在那儿，心急如焚。突然，我看见爸爸的脸在玻璃窗上一闪，又不见了。我拔腿追了出去，爸爸已经骑车出了院门，我拼命地追，大声地喊：“爸爸！爸爸！爸爸——”追出去好远，爸爸才听见停下车来。他把我抱上车抱歉地说，妈妈去医院了，嘱咐他来接我。因为工作没完，他来晚了（我和姐姐分别上两个幼儿园，我在妈妈厂里的幼儿园，姐姐在爸爸单位的幼儿园，往常都是妈妈来接我）。

“你为什么朝屋里探了一下头就走了？”

“我没看见你在屋里。我到幼儿园，教室的门已锁上了，到传达室看了一眼，没看见人，我就走了。”

“要不是我看见你，你就这么回家啦？你是来接我的，干吗不找我？”不管爸爸怎么解释，我还是不